

李承恩文集

李承恩 著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作者简介



李承恩 江苏泰州人，1933年生。九三学社社员。1955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，曾任第四军医大学附属一院外科教员，历任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骨科医师、主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、主任医师。担任过大骨科负责人、骨病科主任。曾任陕西省骨科学会副主任委员，西安市骨科学会主任委员，西安市政协常委。是著名的骨病科专家。1983—1984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医学院附属骨科专科医院做访问学者和研究员。1996年退休。从此喜欢上了文、史、哲，并将自己的所感、所想写成文，希望和读者分享。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承恩文集/李承恩著. —广州: 中山大学出版社, 2006. 7
ISBN 7-306-02739-5

I. 李… II. 李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0668 号

责任编辑: 凌 雪

封面设计: 冒 君

责任校对: 陈 霞

责任技编: 黄少伟

出版发行: 中山大学出版社

编辑部电话 (020) 84111996, 84113349

发行部电话 (020) 84111998, 84111160

地 址: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

邮 编: 510275

传 真: (020) 84036565

印 刷 者: 广州番禺市桥印刷厂

经 销 者: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规 格: 850mm × 1168mm 1/32 9.625 印张 245 千字

版次印次: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.com

前 言

要给我的《李承恩文集》写一篇前言很容易，但也很不容易。容易是因为事出有因，我的孙女5岁了，她要求我讲述一下我5岁时的生活情况，并寄来一张代表她自己的画像，表示她亲自来。那张长长的问题表，包括生活习惯、爱好，甚至天气情况等20多个问题，显然是老师统一编写出来的。第一封回信我回答了一些重点问题，可惜在邮路上丢失了。在孙女的催促下，我又写了一封回信，当然在内容上是大大地打了折扣。那学期快结束了，老师答应在下学期开学初，让她给同学们做一次汇报，特别是让孩子们知道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人们所受到的痛苦与创伤，以更加地热爱和平，珍惜和平时时代的生活。

不容易的原因是我患有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疾病，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（即自身把自己的抗体认为是外来的抗原，对它起了抵抗，这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性质差不多），病在早期往往发现不了，等到发现时多已进入晚期。根据欧美大量病例所做的回顾性总结，绝大部分患者在发现后1年内就死亡了。可望存活期为2~4年，极少病例报告有活到10年的。这种病的诱发原因已知有六七百种，但不能确定哪一种是该病的致病原因。诱发病因都是几个到几十个氨基酸所组成的多肽，也就是以花粉和海鲜食物所含物为主，这两类原因我都有份。此病还有一个特点：平卧时呼吸正常，但直坐时呼吸困难，与心脏病患者所引起的呼吸困难相反。我现在已用分子筛制氧机，制出的是95%的氧气、

5%的氮气。病情迫使我在家呆着，我已进入呼吸衰竭状态中期，发现该病已5年，还能写写文章，的确是一件让我很高兴、很满意的事。人活着就要做一些事，不能坐以待毙，即使吸着氧、喘着气，也要有所作为。

人常说我是滕文公，这并不是贬义词，因为我自认理甚于文，我所写的东西、内容都有所本，并在文中说明出处。有时文字还有些过于简单，行文也常是平铺直叙，当然这也是一种常有的文风，不能说成是反常。但有一点，我的结论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，即使前人有相似或相同的结论，我的结论还是我自己的。

西方人把有百年历史的东西称为古董，我所写的最早的事情再有两年也要成为“古董”了，也许有人对“古董”会感兴趣。

在我的文集中，我把中国的传统和外国的文化、科学介绍给我们年轻的一代，也愿把这些介绍给外国朋友，使人们能相互了解、促进友谊、发展文化交流、构建和谐世界。

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，各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与文化，形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理念、宗教信仰、哲学思想等。单就语言、文字讲，彼此交流也不能一蹴而就。时代在前进，一切都在变化，以上所谈及的一切也都在改变，因而保持人类间不同国家、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伟业。我不是政治专业人才，只是一名退休的临床矫形创伤医师，我只能边学习，边介绍。作为个人讲，力量单薄，不成气候，呼声微弱，难以听闻，只能是自己的一份愿望而已，知我不能为而勉强为之了吧。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，我只希望能秋虫鸣于草丛，声闻咫尺。

李承恩

2005年4月

第一部分

我的青少年和我的家庭

第一章 烽火童年

一、我的出生

1933年1月10日，也就是农历壬申年腊月十五日，我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个手工业劳动的家庭。

我出生后还没有满月，虚岁已经两岁了。那时民间习惯使用农历，统称为阴历，说年龄是虚岁，出生那年就是一岁，以后每过一年加一岁，记年龄常用属相、甲子轮回的方法计算并记忆。用天干的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又称天干，与地支的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的十二地支配合，用单位对单位，复位对复位排列，共配成60组。这样就形成记年的60年一个甲子轮换。而每一个天干都有一个属相，那就是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龙、巳蛇、午马、未羊、申猴、酉鸡、戌狗、亥猪。譬如，我的属相是猴，2004年为甲申年，过了春节就是猴年开始，猴属相在猴年就是我的本命年，在西北地区要用红带束腰，祈求吉祥。但是，属蛇不称蛇，而要说小龙。

再说一下人的生辰八字。以前谈论婚嫁时，一般先要测一下两人的八字是否相合，如有相克，就不能论及婚嫁。八字就是年、月、日、时的甲子记数的排列；月、日、时也用甲子来计算。

至于我自己的出生日期，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，问我父亲，我的公元生日究竟在哪一天。他找出一本老日历，查到我出生的记载，确认了阴、阳历的出生日期。

据我父亲告诉我，我出生前的那一年冬天，也就是1931年至1932年间的冬天，天气极冷。通扬运河上，河水结冰，厚度达到5寸以上，甚至可以在通扬运河上推载重小车。我祖母也说，那是她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冷的天气。

我的祖母曾数次讲我出生时发生的事。我母亲在生我的头一天下午，仍在做家务劳动，晚上搁着了，没有去医院，也没有请产婆，而是由我伯母帮忙。我落地后，伯母为我剪断脐带并把我包裹起来，没有拍打，我自己就喊叫了。后来房东潘老太来了，赶紧为我扎脐带，说我已面色苍白，没有哭声了。我祖母说，我后来不会唱歌，也不能唱歌，就是出了脐带血，中气不足所致。对这种说法，我至今还将信将疑。我五音不全是事实，唱不了歌也是真的，原因却不一定是晚扎了脐带。祖母还告诉我，我生下来只有小猫大，能放在毛窝里睡觉。毛窝是一种用干草编成的大鞋，里面编结有厚厚的芦花一样的絮絮，是当时比较贫困的人家穿用的踏雪冬鞋。因为我出生提前了约一个多月，身体小一点是真的，但能不能放进毛窝里睡觉，我自己哪能知道。

二、我的家族

我所出生的家庭的历史，主要是由伯父和祖母告诉我母亲，再由母亲告诉我的。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从老家来了许多本家，也有人对我讲了一些家庭史。

我父亲的家乡在江苏省东台市白驹镇，祖先是山西省大槐树下分发来的，到我这里已是第24代。我的曾祖父是清朝武举。我的祖父是秀才，祖父的原配早死没有留下子女，我的祖母是江

苏省盐城市伍佑人，是一个在家的老姑娘。那个年代，女孩十四五岁就结婚，到十八九岁就是老姑娘了，经媒人说合，婚事就可成功了。我祖母说，她刚进李家时，曾祖父还活着，每天仍在练武，舞大刀，经常交结过往的江湖好汉和武秀才、举人们。大家在一起吃饭、喝酒、纵谈，有时切磋表演。她曾见过客人把铁条轻松地在腰上绕几圈，再解开，用手抹直。还见过客人把铁条在炉火中烧红，用手取出，双手把红铁条弯来弯去。至于举石墩，不沾身的武功那就多见了。不久，曾祖父过世，家中徒有四壁，不名一文。

祖父虽是秀才，也没能设馆教学，只在白驹小镇的一家当铺中给人家写当票，记记账。主要工作是帮办红白喜事，写挽联、庆语、新春对联等，有时在结婚、死人的仪式上做司仪。祖父熟悉各种程序，会讲各种套话。当时，家庭生活勉强得以维持。祖父结婚后，生了第一个儿子，就是我的伯父，再过了9年才生了第二个儿子，即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还没有断奶，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我的祖父去澡堂洗澡，在头池、二池之间的隔墙上睡着，一头翻身落入头池，烫伤致全身发水泡，按现在的说法是特大面积深二度烫伤，100年前的事儿，农村哪能治疗，于是撇下孤儿寡母离世了。反正没有田产、房屋，族中人无可霸占，当然更没有人拉一把了，从此就靠祖母给人家做针线、浆洗衣服度日。

我伯父到了十几岁，祖母就托人说情，把伯父送到临近兴化市去当学徒，头天送到，隔了一天，伯父就回来了。当介绍人3天后回到白驹镇，正要向我祖母介绍情况时，见到我伯父还在房内，什么都没说，掉头就走了。

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我伯父已十几岁了，总不能坐在家中吃闲饭吧！正好有一个部队的缝纫厂设在草埕，于是祖母就让伯父去做学徒，学的是用洋机做衣服。伯父学手艺很快，过了1

年，手艺就已经学得很好了。就在那儿，我伯父认识了后来成为我伯母的农家姑娘。

我的祖母、伯父、伯母在我们苏中地区都算是高头大马的身材。特别是我的伯父，胸高、肩阔，面貌清矍，壮年时还有一双长寿眉，年轻时一定是美男子。

手艺学会了，军衣厂也迁走了，于是我伯父回到白驹镇家中。但哪儿有钱，又什么地方能买到洋机？就是有洋机，农民也不穿制服。后来有人介绍说，白驹镇有人在泰州开百货商店，生意很好，祖母就托人说合，老板果然好心，立刻同意收下这个贫困的老乡孩子。我伯父就来到泰州做学徒，打扫卫生，上下铺门，晚上跟账房先生学打算盘。学的方法是账房先生在结算当日销售货款的账目时，边报边打算盘，学徒跟随着一起打，谁和账房先生一致就算今天成功了；如不对，还有明天、后天。虽然一天上十几个小时的班，可穿、吃等要比农村好多了。冬天日短时，学徒们和相公还可以在一起摸摸小牌，只要不赌钱，账房先生并不禁止。

伯父年龄日增，想想这也不是一个活法。待学满徒，当个相公，自己既能有钱开店，还能常记着自己有手艺，也就不会时间长了再丢了。总要能有个自己的活法，想到此，伯父从此晚上不再与人“摆龙门阵”，也不打小牌了。一天，伯父沿着大街走，见一处挂着明亮的汽油灯，门口有人叫唤，要人进去听真理，传福音，信真神。伯父反正没事就进去坐下听了。伯父听了几天的讲道，明白了许多道理，慢慢就相信基督教了。

百货店的老板见我伯父有些变化，晚上不说闲话，不打小牌，做事也认真了，而且还看书。后来发现我伯父信了洋教，这可不拜祖宗、不敬菩萨的大事，立刻写信去白驹镇告诉我祖母，说她儿子信洋教了。我祖母仍靠给人家缝补浆洗过日子，家中哪有钱办祭祖仪式，只能在亡人灵牌前年节时上一根香而已。

伯父不要家中花钱，相反年底还能托人带几个小钱回家就是好儿子了。所以，祖母也没有回信反对什么，儿子不学坏就好。

那年我祖母因为在油灯下缝补时间太久，眼睛发生感染，视力严重受影响，已没有谋生的能力。有人介绍说在兴化城有一位非常有本领的眼科医生，是德国人，可以去看一下。于是，我父亲就陪同祖母去兴化城看医生。这位德国医生中国名姓柯，同时也是德国新教兄弟会的传教士。祖母就被收留在医院中，右眼角膜已破损，无法治疗；但保住了左眼，炎症消除后，左眼视力还可以。医生没有收取任何治疗费用。我祖母经历了多年寡母孤儿的痛苦生活，没有人关心，同族中也没有人伸手帮助，现在遇到一个信教的医生，治好了她的眼睛，使她能重操缝补旧业维持生计，就愿意听听他们传的是什么教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我祖母也相信基督教了。

我伯父在泰州学徒已期满了，就要当上相公，可以拿薪水了。这时，他打听到泰州教会办的福音医院需要做护士和医生的白制服，但泰州没有会踏洋机的裁缝。于是，伯父请人介绍去见医院院长，介绍自己会踏洋机、做制服，但没有洋机，如果医院能先付订金，自己去买一部洋机，以后可以从制服费中慢慢扣除。院长想，这也是好办法，比医院去上海购买要便宜，而且可以量身定做。这样，伯父做的第一批生意就谈成了。就在我出生的那条街上，租了一个小门面，托人在上海买到洋机，连同洋布一起运到泰州，伯父的手工作坊就开工了。于是，伯父写信让祖母和我父亲来泰州，好在家中操持家务，以便他专心做工。

当第一批医护制服交工后，穿着者都还满意。一天院长来看我伯父，要做一对裤子，看看能做出什么手艺。我伯父当初是学习做军服的，看看西裤的样子，觉得可以做，就开始量尺寸，量时问清院长的要求，记下各个数字。但提出一个问题，泰州没有做西服的洋料，料子、钮扣要院长自己去上海进购或从国外带

来。还有那一对裤子，是不是要做两条。院长指着两条裤腿说，是这一对。原来洋人把裤子一条叫一对。同样，一把剪刀，也叫一双剪刀。

我伯父是一位有思想的技工，他又揣摩西服上装和大衣的样式与做法，还去上海取了一次经，学会了做洋服的程序和技巧。

我父亲到泰州时年龄还小，就去上了一所教会初中。这所学校名为初中，学生并不多，教的内容也简单。父亲是工读生，负责打上、下课铃，学校提供三餐。此外，还有几位工读生，负责打扫教室室外小操场以及小课堂等。

据我父亲讲，有一次他上学晚了，为了吃早饭，曾爬上去把进门对着的挂钟，向后拨了10分钟。中午休息时，他又把挂钟拨快10分钟。父亲初中学的课程有国语、习字、算术、物理、自然，后面两门不甚懂，可国语却讲的是文言文。就这样学了1年多，伯父告诉他，15岁了，还是回来学手艺吧！父亲也觉得学门手艺才是真饭碗，就退了学回家跟伯父当学徒。其他工读生还在继续上学，以后都成了我家的世交。

由于政府公务员、银行职员及学生都要穿制服，伯父的生意增多了。可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，许多职员领到制服费后，为了省钱还是回家让家人手工做；而且军官制服不好做，发脾气、骂人，赖账不给钱、少给钱，什么都有。但不管怎样，生意还是增多了，于是伯父就把店面搬到大街上，住家也搬到靠近店铺的地方。另外，伯父还从家乡招了2名同乡的儿子当学徒，一是为了增加生产人手，二是想让乡亲学个生活技能。

父亲不像伯父那样心灵手巧，但对新事物却非常好学，比较、观察都很细致。伯父认为，做西装就得卖革履——皮鞋，做军服就得要武装带和盒子枪皮套。于是伯父就让我父亲去学做皮革制品，并亲自去上海联系缝纫机、各种布料、木纱球以及钮扣的供应商，也就是采购原料。

这些事情正是父亲的特长，后来家里从江南请来了两位满师后工作过二三年的苏中皮鞋师傅，在店铺楼上的小阁楼内工作。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常去他们的工作间。其中一位师傅姓庄，肩宽而胖；另一位师傅叫王锡文，身瘦，面白，尖下巴。两位师傅教我说顺口溜：“做起工来东张西望，吃起饭来死撑死胀，要起工钱来一个不让，逼着老板脱裤子当当。”王师傅还教我如何做糯米粘，用一团上好的糯米白粽子，放在石板上用小铁榔头敲打，一直到起粘、拔丝。达到了拔丝的要求，就把皮鞋的垫底皮子粘贴在皮鞋底内侧，又在跟部加上一小块垫子。这些垫子都是很薄的柔软皮子。他一边操作，一边对我讲解，操作时王师傅还说：“忘记告诉你，糯米团内要加点明矾，不然就会发霉，生虫；可你吃的那块，千万不能加明矾。”说得3个人都笑了。王师傅教我打糯米粘的办法，在上中学时还真派上用场了，不过用的是一个光粽子，也没有加明矾。

三、我的父亲和母亲

父亲和母亲告诉我的却是他们的结婚经过和我母亲的生活经历。

我父亲名李炳奎，字丹墀，但一直用的是字，家族排名在泰州从未用过。生于丁未年二月二十七日，即1907年。我母亲是一个弃婴，生于浙江省金华县溪镇，出生后被放在教堂旁的一座小桥上。那是一座英国人办的内地会教堂，内地会在英国并没有，是一位戴牧师发起的，专在中国内地传教。内地会主要是靠募捐、自由捐款来帮助别人的。溪镇的3位传道者都没有结婚。那天早上，汤教士从桥上经过，看到被扔在桥上的母亲，就把我母亲捡回去喂养，我母亲从此成了她的养女。因那位教士中国名姓汤，便给我母亲起名为汤彩珠。母亲生于辛亥年六月二十五

日。我长大了问我母亲，她怎能知道她的生日，她告诉我，另一位巴教士的养女，比她大5岁，是这位养女告诉她的。我母亲一直确信无疑。

我的母亲13岁时，读完了内地会小学（按照母亲在我上学前对我的说法，那是我们家乡的小学）被送到江苏省扬州市上初中。扬州所办的是一所内地会官话学校，培训新来中国的传道者学习中国官话。官话是以北京地区语言为基础的清朝官场用语，当然使用时各地区都有地区特点。学校内附设了一个专门收养女性孤儿的初中，生源遍及南部好多省。我认识的两位姨妈也是母亲在校时的两名女孤儿同学。她们两位在满十五六岁时，就都被介绍给生活尚可以的信教男人结婚成家了。

我母亲16岁那年，学校因经济困难关闭了。她正好初中毕业。母亲给我讲过不少她初中三年中的所见事情。

有一次冬天早晨，孩子们都睡在被窝里不起床，校监老太就来掀被子，拉学生们起床。轮到甘肃女孩时，这个女孩竟是光着身子睡觉，学生们都起哄了，从此校监再也不拉孩子们起床了。据甘肃同学讲，在她家乡，睡觉时都是光身睡在炕上的。

校长是一位英国老处女，她养了一条大狗，狗很安静，也常和学生们玩。后来校长病死了，那条狗伏在墓地上，一直没有离开，直到死在主人的墓上。我小时听了很奇怪，这条狗对主人竟如此忠诚。

我母亲的国语老师是位男老师，他的妻子刚生完第二个小孩，学校就关门了，于是带着一家回到镇江，重操祖传手艺开了一家染布坊。他可怜我母亲孤单一入，在孤儿中年龄又最小，便收留我母亲当侍女，帮忙抱孩子打扫卫生。两年多后，我母亲18岁，才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婚。我母亲在初中的最后一位监护人，是一位爱沙尼亚国籍的老小姐，她能流利地讲7国语言，因为在她的大家庭中，成员的母语即有5种，加上英语和中国语

共7种语言。她就是我们的第二个“外婆”。在日军占领江苏省时期，她就以教学生补习英语为生，仍做传道工作，我们家当然要支持她的部分生活费了。直到20世纪60年代，她才回国，那时她已80多岁了。回去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。而我母亲的养母，则在我母亲上初中时回英国去了。我母亲生我姐姐和我时，她都寄来礼物，给我的那条绿黄色格子的羊毛围巾，跟随我直到我结婚才脱毛不能用了。

以上就是我母亲的身世。大都是母亲讲给我听的，只有最后是我见到的，如那位爱沙尼亚“外婆”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曾去过兰溪，并找到我母亲出生和生长的地方。教会和原小学地址建筑仍在，我母亲和汤教士的住处也没有改建，在原睡房中住着一位老太太，她告诉我她比我母亲还大5岁，后来也是传教士。她说：“汤彩珠，汤彩珠，就是那扎着小辫子，身穿连衣裙的小姑娘，后来她去扬州上学了。”至于那两位英国女教士，她们都在80岁以上的高龄死在中国，解放后政府待她们很好。当我带着许多照片，给我母亲及姐妹看时，我母亲仅瞥了一眼，拒不细看，并说：“倒头梦，从那儿拱出来的，经过一个多甲子，那些往事都成了过去的梦影。”我母亲不想再提及往事。姐姐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我回答她说，上小学之前，母亲讲她家门前有一条大江，发大水时，在门前看到很多悲惨的事情，我就是根据这些记忆去找到的。

四、我的家乡泰州

泰州位于江淮平原的南端，元、明之际，很长一段时间是张士诚的占领地，泰州原有一段完好的明代城墙。现将我幼时所记忆的城墙，记录如下，若能获有识之士补正，当诚心接受。

泰州城繁华地段主要在城北，我家住在北城门内，对此城墙

最为熟悉。约在 1939 年，日军侵占泰州后，拆去了城墙，那时我才 6 岁多，所以对泰州城墙及当时的城市布局，只是儿时的认识与记忆。

泰州城墙，据说一圈周长 12 华里，用大城砖砌成，城墙内填灌糯米浆的夯实的硬土。我当时总觉得城墙很高，北城门只有一个城门洞，外面还有一越城，越城内的街道两旁各有六七家商铺，东侧还有一座绿袍关帝庙，香火鼎盛。两个城门洞上面的城墙上各有一座两层的城楼。城墙上面有五六米宽，拆下的城砖，有 30 多公分长，很重，有的还能看到有凸出的字，记载制砖人的姓名和制砖日期。城墙边上还有城碟，以及其中的观察、射击口，记不得是否有突出的部分或望江楼。城外有完整的围城河，内城河在北城内基本完整。由此门到南门为一条城市的中轴街道，北城门西有一个水关，把外城河的水引入内城河和沿着南北主街道行走的河道，在城中心还有东西走向城内河道，后者在东西主街道的南侧。两河相交处各有一座桥，分别叫大八字桥、小八字桥。这两条城内直角相交的河流，河道基本完整。城内的东南部包括东城内全部地区，当时是田地和少量菜地，还有一些小池塘；城内西南还包括西门广大地区，全是耕地，菜地比较多。当时民谚说：“东门鬼，西门水，南门城，北门人。”东门外居民比较少，墓葬区集中在那儿。北门外的城河在城的外桥处收窄，两侧都开成很宽的大浦，不下数百米宽。两侧浦的东岸就是通运河的泰州码头。运河向西绕着西城墙成为外城河，仍旧很宽大，然后向西通向扬州，河中除航道外，还长有许多水草丛。西城外一片荒凉，沿河能看到二三座储油罐，离城几里处有一个面粉厂，老板是一位欧洲人，日本人侵占泰州后，他回国去了，由一位中国律师管理，我在上小学时曾由老师带领去参观生产，至今印象犹新。小麦经筛选、洗净后由管道内输上三楼，经过磨、筛数次后，面粉在一层楼装袋。袋上印有三只羊，上印“三羊

开泰”四个大字，每袋 20 公斤。麸子由另外一个口输出，没有看到。机器声震耳欲聋，根本听不见讲解人员的讲话，也许他只对着老师讲。看完后到花园去看一对小鹿，才是我最大的乐趣。因为西门外是宽大的运河道，所以有西门水之说。西门外城河北段，是孩子们戏水嬉戏的好去处。都是狗爬式，屈膝打水，把河水打起老高的浪花，并发出“扑通”的巨响，但如果进入深深水草丛内，不少孩子就没有再游回来；我从来都是旁观者，父母严禁我下河游水。以上所说的桥基本上都是与路相平的。城内最长的桥是一座东西向桥，弧形略略高起一点。最南的一座登仙桥，弧形明显高起。南门外居民稀少，大多为耕地，所以说南门城。出南门行走较远处，才有一个较热闹的市集，但需爬过一座较高的高桥，桥有一半圆形的桥身，再加上高高的桥墩，使得桥长大大加长了。如果要推铁车负重过桥，非得两个壮汉帮忙；或卸重后推车过桥，把重物分几次抬过桥。这桥名就叫高桥，桥下可以通过大船，帆船的帆桅，倾倒一下也可顺利驶过。河水从它下面流到小市集的东面，河道就被开宽成为水浦。在水面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一条东西线，线北是清水，线南是浑水，呈黄绿色，这就是长江潮所到达的地方，分水线可随潮汐大小而南北移动。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，一位姓蔡的同学带我去玩过。他有一位亲戚在那小市集上卖菜包子，我在那儿吃了这种以淹渍的青菜和豆腐干丁为馅的菜包子，还吃了一种小而皮脆硬的小圆麻团。

泰州北门内外居民与南门居民间语言发音有明显的差别，当地人很容易区别。城北人还有一句流行话：“娶妻莫娶南门的，都绩麻结网的。”南门居民，妇女、姑娘编结鱼网我见到不少，手工非常熟练，几个女人，一边谈笑，一边很快地结网，是一种很好的家庭副业，鱼网可以卖往各地，一定收入不菲。

北门城内第一座跨越南北城内河的东西行大林桥，前述已提及这一带是城内最大的商业区中心。东西走向的街向东通到县政